

十万大山斗争近况的报告

(1949年4月2日)

梁 广

十万大山斗争近况：最近我派了交通去十万大山，他未见到主要负责人，却带来了二十一团政委卢文（原十万山工委五个常委之一，他知全般概况）3月8日的报告，兹摘录如下：（一）李超于1月11日到达山区，在东区传达分局指示后于24日西去中越边；（二）原十万山工委已解散，按分局指示成立地委，由陈明江、李超、谢（王）岗负责，内部分工未确定；（三）陈明江最近可入越与越共商讨中越边联合指挥机构及接收越北独立中团事；（四）去年底今年初敌人组织了2500人的全面扫荡，参加部队计有桂保四全团，粤保九全团，保二2个营及钦防警察自卫队，由张端贵亲自指挥，突入我山区。在反扫荡战中，防城二十团先后歼灭防警一中队又一分队，及保九1个排又1个班，缴轻机4挺，步枪50余支。今年1月26日保九第一连（主力连）七个班长率部起义，因事机泄露，只逃出轻机两挺，步枪10支，该连翌日即被敌缴械。钦防、上思边境二十一团将主力转至山南，留武工队及地方武装坚持，亦全存了力量，但无战绩；（五）现反扫荡战已告一段落，整个山区已有新发展，较李超来港时，宽广得多，经济状况亦较改善，队伍情绪高涨，东区群众虽大多变为两面，但基本上未变化；（六）今后方针是普

遍发展，积极进攻，充实基础，改变局面，中心工作为克服右倾保守，扭转军事形势，军事工作为整理部队建立主力，加强武工活动。注意情报及敌军工作并开展政治攻势；群众工作以反三征为中心，动员并组织群众；统战工作注意分清敌友，放宽尺度，争取更多的友军；党工以搞通干部思想，健全支部生活为主，同时注意农村党的发展；（七）张瑞贵和钦县第一号反动头子李宣三（大地主，当过旧八属军旅长），最近一面积极进攻我，一面派李的侄子去港找李察搭线，并宣称他是李察的人，李是钦县实际统治者，长期与我作对，张此次返钦，亦十分积极，且表示必须解决了我军，故我必须彻底打击他，不管他李察不李察，但如有此事，则请上级党提出严重抗议；（八）对他们以上的方针及对张端贵等的态度，我们基本上同意，未知分局指示如何？（九）关于李超及杨应彬两同志的工作岗位问题未知分局如何决定，（据）他们说分局决定李超参加该地委，杨应彬也要调回十万山区工作，我意李、杨都应调回区党委及军委工作，目前其江同志仍在病中，不能工作，干部十分缺乏，且因长期脱离群众，没有党的教育，一般干部党性不强，政治落后，个人第一，山头主义的现象仍严重存在着。我的能力有限，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事，一切都未上轨道。领机再不健全些，是不能应付这样局面的。十万山区及中区一年来没有正式来联络过，特别是中区只有我们派人去找他们，他们却只字不复，如果认为我们不便领导他们，而分局和他们联络较便，可否正式决定由分局直接领导以解除我们精神上的负担。

本文是梁广将军遗作，原载于

《粤桂边区武装斗争史》

梁 广 同 志 简 介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梁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0年6月27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1岁。

梁广同志是广东省新兴县人，出身于工人阶级，1925年6月（16岁时）参加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梁广同志长期从事苏区和敌后城市工人运动，在粤桂等地组织领导敌后武装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建国后梁广同志历任广东省总工会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会主席、全国总工会九届执委会常委、广东省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梁广同志在广州市一机部三局和省总工会工作时，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动工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我国的重型机械工业，维护职工权益，组织工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中，梁广同志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文革”以后，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广东省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梁广同志在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发展广东的社会

十万大山人民战士击退宋黄联合进犯

粤南前线特派记者 林绍贤

（粤南前线特讯）十万大山，这个位在我国海岸线的最西端，横跨两国三省（我国的粤桂两省和越南的海宁省）的地区，是粤桂两省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刺。今年（1948年）农历二月开始到现在，宋子文黄旭初所进行的扫荡进攻连绵不断没有停止过。他们想用血腥的恐怖屠杀把山区周围百多万人民的斗争怒火压熄下去，好让他们更安心去出卖祖国和荼毒粤桂人民。但是英勇顽强的十万山区军民并没有给宋黄两酋吓倒，大半年以来，他们举起有力的铁拳，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反扫荡战的胜利。

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积极努力。

梁广同志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广东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杰出的工会运动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编者

连环伏 山南首捷

2月（以下俱农历计），特务陈克强就任“防城县长”后，粤保九团在他向宋子文痛哭乞兵之下调到防城来了。山南地区的“扫荡”跟着开始。这时，防城全县除县城、东兴、那良、大直等几个孤立据点外，由海边直到山区，都已经控制在人民武装的手里，陈克强龟缩在里边的县城，商人们也跑到近郊来听宣传、纳税款，所以他的“扫荡”进攻，只得首先由县城近郊开始，但是扫了好几个月，孤立的据点，县城、东兴、那良这3个大市镇之间的交通也无法打通起来。

3月，陈克强、陈鹏（伪粤保九团长）邀集了地方上的反动头子开了一个会，决定了新的进攻计划——集中粤保九团全团和防城7个警察中队的全部兵力，想寻找人民武装的主力决战。于是这群疯狗就以东兴、那良为基地，浩浩荡荡向滩散、峒中山区猛扑。这时，东兴的国民党报纸，高兴地报道攻下“匪巢”。“残匪”向广西“逃窜”的消息。陈鹏觉得有些不妙了，进入滩、峒山区以后，冷清清的见不到半个人影、见不到一粒粮食，入山容易出山难，人民武装那里肯饶过他。3月14日白昼，陈鹏带领他自己的保九团和黄贤彬的防城警察大队走到板八塘尤地方，只听得一声信号枪响，路两边的山林里子弹雨点似的扫射过来，哎哟不好，中了埋伏了，陈旭丢下20多具尸首，十几支步枪和2000余发子弹，狼狈向南奔逃。入夜，陈鹏和他的部下虽然粒饭没有下肚，仍连夜逃走，到半路，人民武装另一支伏兵又杀出来。15至17日夜，一连三日三夜的连环伏击，保九团的警察队死伤80余

人把陈鹏打得落荒逃回那良。黄贤彬身负重伤，抬回东兴就死掉了。紧接着邓隆战斗的胜利，人民武装又在其那地方对出犯的粤保九团来一次拦江截击，再度杀伤他五六十人，粤保九团遭受致命的打击，全团700余人死的伤的逃的去了200多，剩下的400余人只好以连为单位，筑碉围闸，分兵把守北仑、北基、扶隆、那旺、那累等交通要点，企图分割封锁人民武装的地区，困死山区军民。

正当反动派把猪咀伸进山区的时候，人民武装在山区外围的平原部队实行拉猪尾巴，他们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三打滑石圩，两度解放黄竹，一再迫近县城，并争取江平自卫队全数起义，游击在扶隆北基一线的人民武装一部，则一举歼灭了一个防城警察分队，缴获其全部武装，包括轻机一挺。

这里要提到，国民党反动派向山区发动进犯时和法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进攻的时候法伪军借路他们通过来迂回人民武装的侧翼，败退时法伪军又沿河卡守，掩护他们退入越境避免伏击歼灭。

袭爱店 炮轰琴清

山北的进犯是和山南配合着的“粤保九团”在山南蠢动的同时，驻防广西的蒋军一七四旅一个营和桂保六团一个营也分向上思山地和思乐九特一带进攻。桂保六首先吃到了苦头，当他从上思县城探头探脑摸到天成圩时，就碰到了人民武装迎头一棒，给杀伤了二十多人连忙缩回去。一七四旅尽是些赖屎兵，除了到处宰猪剥鸡抢掠老百姓之外，再也不能

有多大作为。人民武装留下一部阻击敌人保卫山区，主力便机动转出外围去。保卫山区的部队在上思华兰乡打了一个胜仗，把土匪用来封锁北基隘的一个隘队和一部县特编队全数包围俘虏缴械，获步手枪20余支，隘队队长兼反动村长被打死。转出外围的主力，在西端一个箭头折向明江（广西属），远道奔袭该县大市镇爱店，全部解决守军，缴获子弹数千发，步枪30余支，并且乘胜直迫明江县城，使得“县府”漏夜搬家。另一个箭头插向思乐（广西属），炮击反动大据点的琴清，震撼了整个县境。在东端，坚持马笃山游击战的部队不断困扰削弱敌人之后，把钦县自卫队迫走了，沦陷经年的洞利圩获得了解放，贵洞乡境内大部分村庄被迫抛弃家园搬村他往的乡民纷纷回来。4月下旬，山北守军，因为174旅调走，只剩下桂“保六”一个营和上思、思乐两县的特编队，没有力量深入进攻，战事暂时胶着下来。

战龙门 宁南震动

初期扫荡的失败，当然还不能使国民党反动派就这样放弃了进犯的企图。人民武装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果然，敌人的传令兵给民兵捉住了，搜出了张端贵和冯丕临（桂伪四区保安副司令），重新组织进犯山区的全部计划。敌人集中兵力歼灭人民武装主力的阴谋不得逞之后，又改变采取分兵卡守，并村围闸，断绝交通，用包围封锁来对付人民武装，同时鉴于初期兵力不足，又增调粤保十营和钦县自卫队到山区东端，桂保八团一个营到山北，钦防海面则组织一个“海上巡防队”来封锁海岸。

人民武装把一切都弄清楚了，五月一日开始（敌二期进剿计划是由新历6月16日到9月底）三把利刀似的突然插向敌人腹部，三路精锐的队伍分头打向蒋管区去，于是一连串的战斗，在山区外围的几个县份里展开了。5月11日那畏之战，桂“保六”第二营向挺进的人民武装尾追而来，整个上午的顽强鏖战，敌人抬着两个排长的尸首和17个士兵的尸首及伤员退回那荡据点，尝到了滋味，不敢再送行了。他虽然不送行，人民武装还是要挺进的。路上的反动据点要拔除，上思的龙楼圩在围攻之下被解放了。奉命来邕宁上思交界处“防匪东窜”的桂保八第二营，刚到龙门抢掠耕牛，就和人民武装碰上了，一场猛烈的遭遇战，敌死伤30余人，丢在村前塘基上不及抬走的尸首也有8具。该营经此打击成了惊弓之鸟，要是没有桂保六配合一起行动就不敢出犯。5月末6月初，南宁外围大塘一带发现人民武装，那时南宁空虚异常，连夜用汽车“截击”的邕宁县特编队，在民团副司令李超同亲自指挥之下一连吃了几场败仗。叫各地“起团”乡民又不大理睬，急得反动派双脚乱躁。这还不算呢，邕钦线的小董，三官区以及灵山西部地方都同时发现“悍匪”“流窜”了。原来负责建锁那天，洞利的粤保十营赶到灵西，给人民武装以反击，就轮到他自己抱头“回窜”了。南宁和邕钦线正在震动，绥绿县境又告危急，人民武装不知何时渡过上思河，把上思抛在后面，直朝平原驰骋。绥绿伪县长可怜地只带了一挺机枪和几十特编队，硬着头皮来“进剿”，到了那江附近，一经接触，就给人民武装一口气追逐了30余里，吓得搬了公文信印到扶南边境的石山里躲起起来。山北西端人民武装乘敌空虚，一举解放上思的公安和思乐的九特

地区，和宁明、明江、凭祥的友军地区打成一片。反动派要捕捉“孙悟空”（人民武装的主力），“孙悟空”却钻到反动派的肚子里去了。

保家乡 地武扬威

主力转到外围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和民兵负起了坚持山区保卫家乡的斗争任务。这时反动派因为连吃败仗恼羞成怒，所以最残酷最无人道的手段都用齐了，人民武装既然打不到，他们就集中力量来摧残老百姓，企图以此弄垮人民武装的群众基础。除了日寇过去所用的“三光政策”之外，还派遣大批特务进行放毒暗杀等卑鄙勾当。特别在山南，陈克强公开发表“换神”的言论，说要把山区人民全部屠杀干净，再行换过新的人种。可是山南的人民也表现得特别英勇顽强。海上部队第×大队在保卫海区的战斗中，在敌人大队舰艇的进犯下坚决阻击，由清晨打到过午，给敌人重大的杀伤，然后转移。板蒙、邓隆的民兵见敌就打，使凶悍的“保九贼”也不敢在那些地方久留。东山的民兵普遍进行麻雀战和地雷战，在稔隐、那马、天稔等地方一再炸得敌人人仰马翻。扶隆、那勤的地武始终保卫了隘路的交通，让两省商民货运往来，不致遭受蒋军团匪的抢劫。马头山一役，地武的大刀队斩瓜切菜似的，砍下了20多个“保九贼”，使敌人为之胆寒。他们一边战斗，一边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7月一个月，经防城地武民兵护送回家的粤“保九团”士兵就有60余人。

山北的地武民兵，也展开了反抢割反搬村的斗争。桂“保六”桂“保八”曾集中兵力在冯丕临、赵炳荣（上思著

名土匪头子现任上思伪民团副司令)率领下,窜到上思东安乡公安乡一带抢粮抢割,到安东乡南区时,遭到地武民兵连续5个晚上的夜袭,结果只好撤退。当他驻在东安乡北区抢粮时,地武配合一部主力绕向背后打向县城附近去,弄得县城一夕数惊,结果他只好放弃抢粮计划转头追赶过来。7月底,桂“保八”第二营开到公正圩来,要抢掠沿山一带村庄,那天,当他们一踏出圩门口,就遇到地武的伏击,仓惶走到那齐村边,又给民兵迎头打过来,狼狈改道想走出板门反动据点,刚好进入主力的天罗地网里,困在那累山坳,不见掉几乎一个排才漏网出来。洞利、那天的地武,也没有给粤保十营有一日的安宁,夜里来摸营,返贵台领饷运粮中伏击,早上开闸到河边洗面也被地武的阻击手打死几个人。这样全营兵力被局促在两个圩场里,张端贵强迫搬村的恶毒阴谋也只好大部落空。

8月13日那荡附近一战,桂“保八”进入人民武装的大包围圈内,要不是太阳下山得早一点就几乎全军覆没,冯丕临落得一个贬调宜山的下场。他回到南宁,公开对记者承认失败。说:“由于地形复杂,山深林密,‘匪’战术灵活,神出鬼没,聚散无常,所以无法克竟全功”云云。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半年“扫荡”计划基本上粉碎了,十万山区的军民又厉兵秣马,准备继续粉碎宋子文和黄旭初的进攻。

(10月30日寄自防城)

(原载《华商报》1948年12月13日)

北基伏击送隘队

严端交

1947年5月14日，我钦防地下党发动了三光企武装起义，横扫钦防反动势力，震动了粤桂南区，国民党反动当局惶恐不安，急忙调动广东“保九”团狂奔钦防，对十万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我人民武装为保持实力，改原来集中大部队和敌人打山头的拼消耗战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打游击，避敌锋芒，养精蓄锐，待机再战。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敌强我弱，我们就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与强敌周旋于十万大山，具体运用袭击、伏击、夜战、近战，积小胜为大胜。

这里说的是北基伏击送隘队：

1947年9月初，我奉命从越南回到天稔，正值那马反围剿，我军失利之际，部队主动撤出战斗，那时，领导上还未宣布我为二营副营长，把我按特派员身份安排下四连带领四连同志奔向北基、北仑、那垌一带活动。当部队西进到北仑尾黄关村时，身为一连之长的杨胜英，思想动摇，借口脚上生疮，行动不便而自行“落格”（注），乘机脱队，下落不明。在前有敌军，后有追兵的白色恐怖下，四连官兵（多是海边人）感到群龙无首，士气低沉，有的经不起严峻考验而

逃亡。大家不晓得我这个陌生的特派员把他们带去何处，这些初次离乡背井，全身农民习气未脱的战士，一时感到徬徨，我也心绪麻乱。面对这种非战斗减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如若任其发展下去，则四连前途不堪设想，我也势必成为光棍的特派员。正在心绪麻乱之际，二十团副团长张生(刘镇夏)前来四连视察，团首长来到连队，大家深受鼓舞，虽然时临寒冬，又感春风吹到北仑河，一股暖流沁人肺腑，士气为之一振，但是如何扭转全连官兵对斗争前途的悲观情绪呢？我左思右想，深夜难眠，便向刘副团长建议：必须在北仑河一带打一个绝对有胜利把握之仗，以灭敌人威风，鼓舞我军士气，部队才能在西区站稳脚跟。镇夏同志高度赞成我这个主张，问我有何良策。我找项世秀同志研究认为，唯有出奇制胜打击北基送隘队是较有把握。原来敌人的送隘队，住在项世秀同志屋后数百公尺的民房，这个送隘队是国民党警察大队和当地“护隘”的民间混合组织，有官兵15人，配备有法式轻机一挺、步枪11支，他们既“护隘”收款，也“反共”。我们伏击送隘队的战斗计划，经刘副团长同意，即具体研究确定军事部署：

1、对敌情的侦察。由项世秀同志通过其本村熟人以及项家兄弟叔侄关系，了解送隘队的活动规律。他们的住地门口，昼夜都设有哨兵，夜袭不易成功，但每逢那良圩日的上午9至10点钟，他们照常整队从其北基住地出发，护送商旅过那狂（旺）；他们从未遭受过打击，是一支麻痹的骄兵，在行进中从来不派尖兵或侧翼搜索，尤其是在未登隘之前，都是采用一路纵队的密集形前进，轻机枪安排在队伍的后半部。经过反复分析敌情之后，我们确定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

力，乘敌人在行进途中伏击，攻其无备，出奇制胜。

2、勘察地形。伏击战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选择好设伏地点。我和刘镇夏、项世秀同志从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查看了很多地段都利于运动和隐蔽兵力，尔后我和世秀同志进行了实地勘察。为了出奇制胜，我们不选择途中险要的隘路设伏，而是选在距离敌人住地800米处的前进途中一个小丛林为伏击阵地。1947年11月中旬，这里四周是秋收后的一片水稻田，敌军一出门便可一目了然，唯有这片60米长、20米宽的小丛林，可供我们坐姿隐蔽，居高临下，射界广阔，敌人一进入伏击圈便有翼难飞，束手就擒。何况设伏于敌人鼻尖底下，其万万不能料到我们这一着。

刘副团长听了我们报告的作战方案后，为了确保此战的胜利，他也不辞艰险，和我们亲赴现场勘察，就地研究部署了两挺机枪阵地和各排的兵力配置，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等待敌人进入到我伏击火网，必须由刘镇夏同志发射第一枪，大家才发起攻击。这是全体官兵要严格遵守的条令。

活动在那垌一带山村的我四连同志，于伏击前一天到达黄关，为了保持军事上的绝对秘密，大家隐蔽于附近森林，风餐露宿，不入民房，严防走漏军情，我们在黄关约于半夜12时便向伏击阵地运动，严禁有任何火光和音响，一律不准抽烟，按计划于天明前一个小时全部进入阵地，等待敌人落网。这天上午九点半，“送隘”队果然象往时那样，全队14人荷枪实弹，排成一路纵队的密集队形大摇大摆开来。当其队伍前头进入我伏击阵地前沿20米距离时，全部进入我伏击圈，随着刘副团长发射了第一枪后，我全连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和手榴弹齐放，打得敌人无还击之余地，除一名

六域伏击战顽敌

严端交

1948年春季，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张端贵一上任便迫不及待地纠集广东保九、保二团，广西保八、保四、保六团和174旅各一部疯狂向我十万大山根据地推进，妄图一口吃掉我十万大山人民武装。

原中共四属工委和粤桂边区第三支队陈明江等领导同志沉着应战，提出“坚持山区、保存力量，隐蔽发展，准备扩张”的正确斗争方针，及时对官兵进行动员，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十万山革命根据地。为了具体有效地贯彻上级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我第二营营长曾保（吴葆营），政委苏勋（沈耀勋）和副营长严端郊三人具体分析了敌情和研

老奸巨滑的头目在后面拼命向后面逃命之外，其余全部就歼，我无一伤亡。缴获法式轻机一挺，步枪11支、弹药一大批。北基伏击歼敌，是我十万山人民武装开创的光辉战例，既狠狠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也振奋连队官兵和山区人民群众斗争的胜利信心。

注：①本文作者原是粤桂边20团2营副营长。

②“落格”一词是当年打游击时，我方伤病员在恶劣环境下隐藏于密林深处养伤的隐语。

究对策，政委苏勋对全营官兵进行动员，树立坚强信心，做到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当时，我营活动地区比较广阔，西至板蒙，东至平旺，南至三、光、企，北至扶勤，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机动性强，我们对山区以至海边的地形和群众情况都比较熟悉，面对气势汹汹之敌，我们不能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必须争取主动打击来犯之敌，可是处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的教导，树立军事上的主动权，采用诱敌深入找寻战机打击来犯之敌的作战方针。

当时敌军以连营为单位分驻各据点，全面展开“扫荡”。大茶、那勤、扶隆均驻有敌军，互相呼应，仅在大茶便驻有敌军一个中队，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约二百余人，圩的周围反动基础较为顽固而雄厚，从未受过我军的严重打击，有恃无恐，气焰嚣张。我们及时研究敌情和大茶一带的复杂地形，决定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军之劣势变为优势。这一带地区原是我团第三营的老根据地，敌军平日是知道我军在大茶以南、华石以北的兰厂一带活动，迫切找寻我军主力“围剿”、出击。我们也千方百计掌握敌军的活动规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48年3月中旬，我和营长曾保率第五、第六两连长沿大茶至兰厂山路实地勘察地形，选择敌人必经之路伺机进行伏击。在路过六域村边有一段水田，田之两旁小丘陵有松林可以隐蔽兵力，我们选择这里为伏击阵地。阵地选择好了，如何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呢？我和曾营长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要求三营副营长项世秀配合我二营行动，攻点打援。由项世秀同志率精兵十余名穿着国民党军服，项世秀冒充敌军官，假说日夜兼程追剿“共匪”，要求保长配合

行动。该保长信以为真，开门迎接，奇谋得胜。1948年3月下旬某日下半夜奇袭那杨，我们抓走了反动的伪保长，缴了保丁的枪，当地反动爪牙天明后即飞报大茶敌军。敌军得悉后，如获至宝，马上出动一百多人向那杨方向奔袭。这天上午九时左右，敌军队伍有一大半进入我伏击圈，按我们所设伏击阵地，可让敌军一个中队进入火网，我们四面组织纵横交叉火网，使其一入火网便没有抵抗之余地，可以实行全部歼灭，但因设伏阵地离民房仅三十米，时而引起村犬狂吠，敌军从民众口中得知我军有设伏征候，当其队伍大半进入我伏击圈时，便派出左侧翼之搜索兵向我指挥位置逼近，离我只有5米距离，迫得提前向敌发射手枪，随即两个连的冲锋枪、手枪、步枪、机枪、手榴弹齐放，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当场毙敌十八名、伤二十名，给这只疯狗予歼灭性打击，剩下的残兵，则如丧家之犬，拼命逃窜，龟缩该村民房，利用一间土炮楼负隅顽抗。当时我营尚缺乏攻坚火炮，依靠步、机枪等轻武器，不容易达到有效的攻击，不久驻大茶之敌军后援部队开到六域，敌我双方打成对峙状态。考虑到我军之弹药是来之不易，不便与之拼消耗战，我们当机立断下令撤退。

六域伏击战，狠狠打击了敌军嚣张气焰，他们经此严重打击后，其宿营、行军、出击都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的伏击战，给新任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张端贵迎头痛击，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增强了我民军对反“围剿”斗争信心。

1990年5月14日写于那良

黎三伯机智擒敌

陆竹林

一九四八年清明节前，我粤桂边区三支队二十团第五营，转移到防城县板八乡附近。队伍刚一驻定，营部即派一连司务长黎三伯去筹集粮食。黎三伯接受任务后，马上带两名炊事员向塘隆方向出发。

黎三伯原来是个老华侨，当时年纪已五十多岁，是位性格开朗、乐观的好同志。当年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的队伍开到他侨居的越南海宁省塘花地区，三伯他就参加革命队伍，后升任司务长。黎三伯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工作积极肯干，办法多，办事能力强，并善于做群众工作，有群众基础，平时战时都能保证部队开饭。

夜色朦胧，清风阵阵。黎三伯他们三人刚靠近村边的小河沟旁，发现十多米开外有一帮敌人，好象在睡觉，具体人数看不清楚，只见有个把人在站岗。由于天黑，敌人也未发现黎三伯他们。此时，黎三伯觉得敌强我弱，如果转回去搬兵吧恐怕来不及了，避开绕道走吧又怕敌人发现不好对付，不如趁此黑暗作掩护，加上敌方不明我底细，乘机拼他一场，反正不是网破就是鱼死。想到此，黎三伯突然虚张声势大声呼唤：“一排向左，二排向右，三排正中……准备战斗！”其实三人才有一支土制大曲手枪，其中二人拿着挑粮